

“梅赛德斯先生”三部曲



警戒解除

END OF WATCH

[美] 斯蒂芬·金 著 姚向辉 译

STEPHEN KING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“梅赛德斯先生”三部曲 ②

警戒解除

[美] 斯蒂芬·金 著 姚向辉 译

END OF WATCH

STEPHEN KING



人民教育出版社
PEOPLE'S EDUCATION PRESS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8-4292

END OF WATCH
by Stephen King

Copyright © 2016 by Stephen King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Lotts Agency, Ltd.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
Shanghai 99 Readers' Culture Co., Ltd., 2018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警戒解除/(美)斯蒂芬·金著;姚向辉译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
 (“梅赛德斯先生”三部曲)
 ISBN 978-7-02-014475-4

I. ①警… II. ①斯… ②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87371 号

出品人 黄育海
责任编辑 卜艳冰 张玉贞
封面设计 陈晔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344 千字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12.875
版 次 201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475-4
定 价 59.00 元

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献给托马斯·哈里斯

给我一支枪
回到我的房间
我要拿上一支枪
一根或者两根管
你知道我宁可去死
也不想唱这种自杀布鲁斯

——“加拿大豕草”乐队

目 录

- 2009年4月10日 玛蒂娜·斯托弗 /1
- Z / 2016年1月 /11
- 布莱迪 /97
- 黑皮白瓢 /111
- 图书馆艾尔 /182
- BADCONCERT.COM /193
- 自杀王子 /283
- 头与皮 /301
- 余波 /391
- 四天后 /393
- 八个月后 /399
- 后记 /403

2009年4月10日 玛蒂娜·斯托弗

黎明前永远最黑暗。

罗伯·马丁想到了这个老掉牙的说法，他开着一辆救护车沿北马尔伯勒街驶向基地，也就是三号消防站。他觉得想出这个说法的人确实捕捉到了一些精髓，因为今天凌晨黑得像土拨鼠的屁眼，而且黎明时刻已经不远了。

倒不是说等到天亮能有多灿烂什么的，这种黎明应该叫宿醉未醒的黎明。大雾浓重，附近有个湖，不怎么大，但名叫大湖，你能闻到它的气味。冰冷的细雨纷纷扬扬地下了起来，更是增添了几分乐趣。罗伯将雨刷从间断打到慢速挡。前方不远处，一对醒目的金黄色拱门从黑暗中浮现出来。

“美国的黄金大奶！”副驾驶座上的杰森·拉普西斯喊道。过去十五年间，罗伯和许多急救员当过同事，杰斯·拉普西斯无疑是其中最优秀的：平安无事的时候容易相处，天下大乱的时候绝不惊慌，注意力非常集中。“该填填肚子了！上帝保佑资本主义！停车，快停车！”

“你确定？”罗伯问，“咱们刚上完一堂实物教学课，你也看见了吃那鬼东西的下场。”

他们刚从蜜糖高地的一幢超级豪宅出任务回来，一个名叫哈维·加兰的男人打电话给911，称他胸口剧痛。他们在富人多半称之为“宴会厅”的房间里找到了他，他躺在沙发上，身穿蓝色丝绸睡衣，模样仿佛一条搁浅的鲸鱼。他老婆趴在他身上，深信他随时都有可能咽气。

“麦当当，麦当当！”杰森念叨道。他在座位里上蹿下跳。为加兰先生测量生命体征（罗伯就在他身旁，拎着急救包、气管疏通工具和心脏急救设备）的职业高手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杰森的金发挡在眼睛前面起起落落，整个人像个发育过早的十四岁孩子。“快停车，求你了！”

罗伯驶向路旁。他自己也想吃个烤肠脆饼三明治，再来个样子酷似烤牛舌的薯饼也不错。

免下车窗口前排了几辆车。罗伯开到队伍末尾。

“再说那家伙也不是真的发了心脏病，”杰森说，“只是墨西哥菜吃得顶住了而已。甚至不肯去医院，对吧？”

确实如此。加兰先生使劲打了几个饱嗝，底下发出宛如长号吹响的一声轰鸣，他瘦比骷髅的妻子冲向厨房，他坐起来说他感觉好多了，对两人说不，他觉得他不需要去凯纳纪念医院。罗伯和杰森同样这么认为，尤其是听完加兰回忆昨晚在蒂华纳玫瑰餐厅都吃了什么之后。他的脉搏很有力，尽管血压偏高，但很可能已经高了好些年，况且此刻还很稳定。自动体外除颤器根本没从帆布包里取出来。

“我要两个麦满分和两个薯饼，”杰森大声说，“黑咖啡。不，等一等，还是三个薯饼吧。”

罗伯还在想加兰。“这次只是消化不良，但迟早会真的出事。心肌梗死。你估计他有多重？三百？三百五？”

“至少三百二十五^①，”杰森说，“你这是非要毁了我吃早饭的胃口吗？”

因为湖水潮气而起的浓雾笼罩着那一对金拱门，罗伯朝它挥舞手臂。“你要说美国出了什么问题，这个地方和类似的油脂魔窟就是其中的一半。身为一名医务人员，我相信你也肯定知道。你刚刚点了什么？那是足足九百大卡的热量啊，兄弟。麦满分里再加上烤肠，你就

^① “三百”“三百五”“三百二十五”，分别约为一百三十六公斤、一百五十八公斤、一百四十七公斤。

直奔一千三百而去了。”

“你打算点什么，健康医生？”

“烤肠脆饼三明治。两个吧。”

杰森猛拍他的肩膀。“我的好哥们！”

队伍向前移动。他们前面还有两辆车，这时候仪表盘电脑底下的无线电忽然响了。调度员平时总是冷淡、冷静而又冷漠，但今天这位听着像是喝多了红牛的暴躁型电台主持人。“所有救护车和消防车请注意，有一起 MCI 需要处理！重复一遍，MCI！所有救护车和消防车请注意，这是优先级最高的呼叫！”

MCI 是大规模死伤事故（mass casualty incident）的缩写。罗伯和杰森对视一眼。飞机坠落，火车出轨，煤气爆炸，恐怖袭击。几乎肯定是四者之一。

“地点是马尔伯勒街的市民中心，重复一遍，马尔伯勒街的市民中心。我重复一遍，这是一起 MCI，估计已有多人死伤。请当心。”

罗伯·马丁的胃部顿时收紧。假如是坠机、出轨或煤气爆炸现场，调度员不会对你说请当心。因此只可能是恐怖袭击了，而且多半还没结束。

调度员开始重复这段话。杰森打开警灯和警笛，罗伯猛打方向盘，福莱纳救护车拐上环绕餐厅的车道，擦了一下前面那辆车的后保险杠。他们离市民中心仅有九个街区，但假如基地分子正在用冲锋枪扫射，他们能用来还击的武器就只有体外除颤器了。

杰森抓起麦克风。“收到，调度员，这里是三号消防站的 23 号车，预计六分钟内到达。”

城市的其他角落也纷纷响起警笛声，根据声音判断，罗伯估计他们这辆救护车离现场最近。铸铁色的曙光悄悄爬上天空，他们刚从麦当劳驶上北马尔伯勒街，一辆灰色汽车陡然在灰色浓雾中显出身形，这是一辆大车身的轿车，引擎盖坑洼不平，进气格栅锈迹斑斑。强光大灯有一瞬间径直照着他们。罗伯急转弯，猛按双配置的空气喇叭。

那辆轿车——似乎是一辆梅赛德斯，不过他不敢确定——拐回它自己的车道上，很快就只剩下逐渐消失在浓雾中的车尾灯了。

“我的天，好险，”杰森说，“你大概没看清车牌吧？”

“没看清，”罗伯的心脏跳得太厉害，他能感觉到喉咙两侧的血管在怦怦搏动，“我只顾着救咱俩的小命了。哎，我说，市民中心怎么可能会有多人死伤呢？上帝他老人家都还没起床呢。市民中心应该还没开门。”

“有可能是大巴撞车。”

“不可能。大巴要到六点才开首班车。”

警笛。到处都是警笛声，像雷达屏幕上的光点一样逐渐汇集。一辆警车飞速超过他们，但就罗伯所知，他们依然赶在其他的救护车和消防车之前。

这就给了我们一个被恐怖分子炸成肉酱的好机会，他心想。算我们走运。

但工作就是工作，他拐上一道陡坡，前方就是市政部门楼群和世上最难看的市民中心礼堂，他搬家去城郊前，每年都来这儿投票。

“刹车！”杰森尖叫道，“我×，罗比，快刹车！”

几十个人从浓雾中跑向他们，坡度使得其中几个人的步伐几乎失控。有人在尖叫。一个男人摔倒在地，滚了一圈，爬起来继续奔跑，扯开的衬衫下摆在外衣底下翻飞。罗伯看见一个女人的长筒袜撕破了，小腿上血迹斑斑，只穿了一只鞋。他连忙急刹车，车头猛地一沉，没有固定住的物品飞了起来。药物、点滴瓶、注射器飞出没关紧的柜子（违反规定的行为），在半空中画出抛射线。他们没有用在加兰先生身上的担架撞在车厢内壁上。一副听诊器穿过传递东西的洞口，砸在挡风玻璃上，然后落在仪表盘中央。

“慢慢开，”杰森说，“以最慢速度。免得火上浇油。”

罗伯轻踩油门，继续爬坡，速度比走路快不了多少。人群越来越密集，似乎有几百人，有些在流血，大多数没有明显的外伤，但所有

人都惊魂未定。杰森摇下车窗，探出脑袋。

“发生什么了？谁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了吗？”

一个男人停下脚步，他跑得满脸通红，气喘吁吁。“有一辆轿车。割草机似的犁过人群。他妈的疯子，擦着我过去。我不知道他碾死了多少个人。我们像猪一样挤在一起，因为他们立了些柱子，让大家好好排队。他绝对是存心的，被撞倒的人躺在地上就像……就像……天哪我看见至少死了四个。肯定还有更多的。”

男人继续向前走，肾上腺素的劲头已经过去，他的步伐变得沉重而缓慢。杰森解开安全带，探出半个身子，对着他的背影喊道：“看见是什么颜色了吗？撞人的那辆车？”

男人转过身，脸色惨白，表情憔悴。“灰色的，一辆灰色大型轿车。”

杰森坐回座位上，扭头看着罗伯。两个人都不需要说出来了：正是他们拐出麦当劳时猛打方向盘才躲过的那辆车，而车头上的斑斑污渍并不是铁锈。

“来吧，罗比。这些烂事咱们回头再慢慢琢磨。你先带咱们去现场，路上别撞到人，没问题吧？”

“没问题。”

罗伯开进停车场的时候，恐慌的浪潮已经开始平息。有些人步行离开，有些人在帮助被灰色轿车撞倒的人。有几个人，每个群体中都少不了的那种混球，正在用手机拍照或录视频。大概是想在视频分享（YouTube）上红一把吧。镀铬立柱连同**请勿跨越**的黄色警示带躺在人行道上。

超过他们的警车停在建筑物门前，不远处有个睡袋，一只苍白的纤瘦小手从里面伸出来。一个男人横躺在睡袋上，周围是一摊还在扩张的血泊。警察示意救护车向前开，警车顶上回旋转动的蓝色灯光中，他手臂的动作时断时续。

罗伯抓起移动数字终端跳下车，杰森绕过车身跑向车尾，拎着急

救包和体外除颤器回来。天色越来越亮，罗伯看清了大礼堂正门上方飘拂的横幅：上千职位保证供应！我们与我们的市民同在！拉尔夫·金斯勒市长。

好吧，这就解释了为何如此之早就会聚集起这么大的一个人群。自从前年经济忽然发了心肌梗死，到处都不怎么景气，但这个湖畔小城的情况尤其糟糕，因为新千年还没开始，这儿的工作机会就已经在持续减少了。

罗伯和杰森走向淌血的睡袋，警察见状摇摇头。他脸色惨白。“那男人和睡袋里的两个人都死了。我猜是他的老婆和孩子。他大概想保护他们，”他的喉咙深处发出介于打嗝和反胃之间的声音，他用手捂住嘴，过了一会儿拿开手，指着一个方向说，“那个女人应该还有希望。”

他说的那位女士躺在地上，扭曲双腿与上半身之间的角度意味着严重创伤。她穿着一条考究的米色长裤，裆部被尿液染成了暗色。她的脸——剩下的半张脸——涂满了油污。她的部分鼻子和大半片上嘴唇被撕掉了，戴着漂亮牙冠的牙齿狰狞地裸露在外。她的上衣和半件翻领毛衣也被扯掉了。颈部和肩膀能看见大块大块的瘀伤。

那辆车他妈的从她身上碾了过去，罗伯心想。像压死花栗鼠似的碾了过去。他和杰森在她身旁跪下，两人戴上蓝色乳胶手套。她的手包扔在旁边，上面印着部分的轮胎痕迹。罗伯捡起手包放进救护车的车厢，心想轮胎印说不定能成为证据之类的东西。而且这位女士肯定还想要她的手包。

当然，前提是她能活下来。

“她停止呼吸了，但我能摸到脉搏，”杰森说，“非常微弱。你剪开她的毛衣。”

罗伯剪开毛衣，系带被扯得只剩下一缕的半个胸罩也跟着掉了下来。他拉开剩下的衣物，免得它们碍事，然后有节奏地挤压胸部，杰

森开始清理气管。

“她能活过来吗？”警察问。

“不知道，”罗伯说，“她就交给我们了。还有问题需要你解决呢。要是其他救护车辆走我们刚才那条路上来，搞不好会撞死人的。”

“唉，哥们，到处都有受伤的人躺在地上。简直像战场。”

“尽量帮助你能够帮助的吧。”

“她恢复呼吸了，”杰森说，“你听我说，罗比，咱们救她救到底吧。你用MDT^①告诉凯纳医院，我们要送一个病人过去，可能颈椎断裂、脊柱受伤、内脏损伤、面部损伤，天晓得还有什么。情况危急。我会把她的体征数字告诉你的。”

罗伯用移动数字终端呼叫医院，杰森继续按压呼吸袋。凯纳医院的急救室立刻响应了呼叫，另一头的声音冷静而干脆。凯纳纪念医院是一级创伤救护中心，有时候也被称为总统级，时刻准备应付这样的情况。他们每年接受五次实况演练。

呼叫结束后，他量了一下血氧指标（不出所料，很低），然后从救护车上取来颈椎固定器和橙色脊椎矫正板。其他救护车辆陆续赶到，浓雾开始消散，他们看清了这场灾难的规模。

全都是一辆车造的孽，罗伯心想。谁能相信呢？

“好了，”杰森说，“就算情况不稳定，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。咱们抬她上车。”

两人小心翼翼地保持脊椎矫正板的水平，将她抬进救护车，放在轮床上绑好。颈椎固定器框住了她变形的苍白脸庞，她活像恐怖电影里邪教仪式上的女性祭品……不过电影角色总是年轻的性感姑娘，而这个女人似乎已有四十岁，甚至五十出头。对求职来说年纪太大了，但罗伯扫一眼就知道她再也不可能去找工作了。还有走路，假如她运气好得离奇，或许能逃过四肢瘫痪——前提是她能熬过眼前的危

① 移动数字终端的缩写。

难——但罗伯敢肯定她腰部以下再也不可能恢复生机了。

杰森跪在轮床旁，用透明的塑料面罩套住她的鼻子和嘴巴，打开床头氧气罐的开关。面罩内侧蒙上了雾气，这是个好兆头。

“然后呢？”罗伯问，意思是我们还有什么可做的吗？

“看看那堆飞出来的东西里有没有肾上腺素，没有就到我包里找。刚才的脉搏挺有力，但这会儿又弱下来了。然后你赶紧开车出发。她受的伤太重了，现在还活着也算个奇迹。”

罗伯在一盒打翻的绷带底下找到了一支肾上腺素，他递给杰森，然后关上车厢后门，跳上驾驶座，发动引擎。先到现场就等于先到医院。这位女士渺茫的生存机会能因此稍微增加一点儿。尽管清晨时分车流稀少，但开到拉尔夫·M.凯纳纪念医院依然需要十五分钟，他担心她撑不了那么长的时间。考虑到她受伤的严重程度，这样或许反而比较好。

但她活了下来。

那天下午三点，罗伯和杰森早就下班了，但他们的精神过于紧张，根本没有考虑过要回家，两人坐在三号消防站的整备室里看体育台，不过没开声音。他们一共跑了八趟，然而情况最糟糕的还是那位女士。

“玛蒂娜·斯托弗，她的名字，”杰森打破沉默，“还在手术中。你去吃饭的时候我打过电话。”

“知道她能熬过来的机会有多大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但他们没有让她等死，这就说明了一些问题。她多半想找一份行政秘书的工作。我翻她的手包找证件——靠驾驶证知道了血型——结果发现了厚厚的一沓介绍信。她似乎很擅长她的工作。上一份工作在美国银行，她被裁员了。”

“要是她能活下来，你觉得会怎么样？只有腿部瘫痪？”

杰森望着电视，几个篮球运动员正在场上快速奔跑，他沉默了很

长一段时间，然后说：“要是能活下来，她会四肢瘫痪。”

“确定？”

“百分之九十五。”

电视插播啤酒广告。年轻人在酒吧里跳舞，闹得沸反盈天。所有人都欣喜若狂。但对玛蒂娜·斯托弗来说，欢乐的时光已经结束。罗伯努力想象，假如她能熬过这场浩劫，她需要面对什么样的困难。坐在电动轮椅里，朝管子吹气以控制方向。鼻饲流质或静脉注射补充营养。呼吸机辅助呼吸。排泄在口袋里。生活在医学的晦暗地带之中。

“克里斯多夫·里弗过得也不算差，”杰森像是看穿了他的思想，“态度积极。好榜样。昂首挺胸。我记得，他好像还导了一部电影。”

“他当然昂首挺胸了，”罗伯说，“戴着颈椎固定器呢，从来不摘下来。再说他现在也死了。”

“她身穿她最好的衣服，”杰森说，“高级裤装，昂贵的毛衣，漂亮的外套。她想重新站起来。结果一个王八蛋忽然跳出来，夺走了她的一切。”

“警察抓住他了吗？”

“刚才问的时候还没有。等他落网，希望他们用铁丝穿过他的卵蛋把他吊起来。”

第二天晚上，这对搭档把一名中风患者送到凯纳纪念医院，然后过去看玛蒂娜·斯托弗的情况。她在重症监护室里，大脑活动越来越频繁，说明知觉很快就会恢复。等她醒来，旁边的人将不得不通知她一个坏消息：她从胸部以下瘫痪了。

罗伯·马丁很高兴扮演这个角色的人不是他。

媒体称之为“梅赛德斯杀手”的人依然没有落网。

/

Z

2016年1月